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九冊)

三軍大學編著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

中國歷代戰爭史

蔣中正



會員委訂修

主任委員：蔣緯國

員委導指

(序為劃筆以氏姓)

錢蔣黃陶屈宋方王
復季希萬雲
穆璉陸聖里晞豪五

員委訂修

陳李
廷
元震

0789.25-131

冊九第史爭戰代歷國中

會員委纂編史爭戰代歷國中：者纂編
會員委訂修史爭戰代歷國中：者訂修
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者版出
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銷經總
號六四一段四路隆基市北臺
號九十四段一路南慶重市北臺
樓大化文號七〇一路南森林市北臺
部版出司公業事化文明黎：者刷印
版出月六年二十五國民華中
版再月五年一十六國民華中
版一訂修月十年五十六國民華中

元佰叁幣臺新：價定
元百四千五冊八十套全
號一六〇八一戶帳撥劃政郵
號五八一第字臺記登業事版出局聞新院政行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九冊 目錄

第十二卷 唐代（下）

第九章 唐對外戰爭之四 玄宗征奚、契丹、突厥、吐蕃及突騎施之戰……九—二八二—一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作戰方略

第三節 征奚、契丹之戰

第四節 征突厥之戰

第五節 征吐蕃之戰

第六節 對西突厥之征撫

第七節 戰後之政局及申論

附圖九—三〇七 唐玄宗征奚、契丹作戰經過圖

附圖九—三〇八 唐玄宗征突厥毗伽形勢圖

附圖九—三〇九 唐玄宗滅突厥作戰形勢圖

附圖九—三一〇 唐玄宗征吐蕃形勢圖

附圖九—三一— 高仙芝征小勃律作戰經過圖

附圖九—三一二 唐玄征奚、契丹、突厥、吐蕃、西突厥形勢圖

第十章 安史叛亂之戰……………九—二八七七—五七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安史叛亂導因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

第三節 討安祿山父子之戰一——全般作戰經過

第四節 討安祿山父子之戰二——河北、河南、山西及收復兩京諸戰役

第五節 討史思明父子之戰

第六節 戰後之政局

第七節 申論

附圖九—三二三 安祿山叛變雙方戰略形勢圖

附圖九—三三四 李光弼、郭子儀克復河北及潼關作戰形勢圖

附圖九—三三五 顏真卿、杲卿克復河北形勢圖

附圖九—三一六 史思明圍攻太原形勢圖

附圖九—三一七 唐克復東西兩京及鄴城會戰形勢圖

附圖九—三一八 史思明寇陷東都及河陽作戰形勢圖

附圖九—三一九 唐克服東京及史朝義敗亡經過圖

第十一章 代宗討藩鎮之亂各戰役……………九—二九七九—一五九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藩鎮割據導因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作戰方略	
第三節	僕固懷恩之亂	
第四節	周智光之亂	
第五節	河北、河南藩鎮之亂	
第六節	亂後之政局	
第七節	申論	
附圖九—三二〇	僕固懷恩襲太原及引回紇、吐蕃入寇長安概況圖	二五五
附圖九—三三一	田承嗣舉兵叛亂時河北一般形勢圖	
附圖九—三三二	唐代宗討田承嗣一般形勢圖	
附圖九—三三三	唐代宗討李靈曜及田承嗣汴州作戰經過圖	
附圖九—三三四	田承嗣戰前及戰後所轄地域比較圖	
第十二章	德宗討藩鎮之戰……………	九—三〇一三一—一九三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第二節	作戰起因及作戰方略	
第三節	作戰經過	
第四節	戰後之政局	

第五節 申論

附圖九—三二五 唐討兩河及山南藩鎮作戰形勢圖

附圖九—三二六 楊朝晟破敵於七里溝作戰經過圖

附圖九—三二七 馬燧救臨洺之戰經過圖

附圖九—三二八 馬燧破田悅洹水之戰經過圖

附圖九—三二九 朱滔進攻恒州作戰形勢圖

附圖九—三三〇 朱滔、王武俊反叛時大河南北及淮西一般狀況圖

附圖九—三三一 李晟收復京師時官軍與叛軍一般態勢圖

第十三章 憲宗平定諸藩鎮戰役……………九—三〇七五—二五五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第二節 戰場形勢及作戰方略

第三節 平定西川劉闢之戰

第四節 平定鎮海李錡之戰

第五節 討成德王承宗之戰

第六節 李絳不戰取魏博

第七節 平定淮西吳元濟之戰

第八節 再討成德王承宗之戰

第九節 平定淄青李師道之戰

第十節 戰後之政局

第十一節 申論

附圖九—三三二 高崇文平西川作戰經過圖

附圖九—三三三 唐憲宗平浙西作戰經過圖

附圖九—三三四 吐突承璀討王承宗一般形勢圖

附圖九—三三五 李愬雪夜襲蔡州一般形勢圖

附圖九—三三六 唐憲宗再討王承宗作戰經過圖

附圖九—三三七 唐憲宗討李師道一般形勢圖

第十四章 唐末寇亂諸戰役……………九—三一三五—三一五

第一節 寇亂前一般形勢

第二節 戰地形勢及作戰方略

第三節 浙東裘甫之亂

第四節 龐勛之亂

第五節 王仙芝黃巢之亂

第六節 戰後之政局

第七節 申論

附圖九—三三八 浙東裘甫之亂作戰經過圖

附圖九—三三九 龐勛叛亂作戰經過圖

附圖九—三四〇 王仙芝之亂流竄經過圖

附圖九—三四一 黃巢之亂流竄經過圖

附圖九—三四二 黃巢圍陳州及其滅亡經過圖

附圖（計三十六幅）

附圖九—三〇七 唐玄宗征奚、契丹作戰經過圖

附圖九—三〇八 唐玄宗征突厥毗伽形勢圖

附圖九—三〇九 唐玄宗滅突厥作戰形勢圖

附圖九—三一〇 唐玄宗征吐蕃形勢圖

附圖九—三一一 高仙芝征小勃律作戰經過圖

附圖九—三一二 唐玄宗征奚、契丹、突厥、吐蕃、西突厥形勢圖

附圖九—三二三 安祿山叛變雙方戰略形勢圖

附圖九—三三四 李光弼、郭子儀克復河北及潼關作戰形勢圖

附圖九—三三五 顏真卿、杲卿克復河北形勢圖

附圖九—三二六	史思明圍攻太原形勢圖
附圖九—三二七	唐克復東西兩京及鄴城會戰形勢圖
附圖九—三一八	史思明寇陷東都及河陽作戰形勢圖
附圖九—三一九	唐克服東京及史朝義敗亡經過圖
附圖九—三二〇	僕固懷恩襲太原及引回紇、吐蕃入寇長安概況圖
附圖九—三二一	田承嗣舉兵叛亂時河北一般形勢圖
附圖九—三二二	唐代宗討田承嗣一般形勢圖
附圖九—三二三	唐代宗討李靈曜及田承嗣汴州作戰經過圖
附圖九—三二四	田承嗣戰前及戰後所轄地域比較圖
附圖九—三二五	唐討兩河及山南藩鎮作戰形勢圖
附圖九—三二六	楊朝晟破敵於七里溝作戰經過圖
附圖九—三二七	馬燧救臨洺之戰經過圖
附圖九—三二八	馬燧破田悅洹水之戰經過圖
附圖九—三二九	朱滔進攻恒州作戰形勢圖
附圖九—三三〇	朱滔、王武俊反叛時大河南北及淮西一般狀況圖
附圖九—三三一	李晟收復京師時官軍與叛軍一般態勢圖
附圖九—三三二	高崇文平西川作戰經過圖

附圖九—三三三 唐憲宗平浙西作戰經過圖

附圖九—三三四 吐突承璀討王承宗一般形勢圖

附圖九—三三五 李愬雪夜襲蔡州一般形勢圖

附圖九—三三六 唐憲宗再討王承宗作戰經過圖

附圖九—三三七 唐憲宗討李師道一般形勢圖

附圖九—三三八 浙東裘甫之亂作戰經過圖

附圖九—三三九 龐勛叛亂作戰經過圖

附圖九—三四〇 王仙芝之亂流竄經過圖

附圖九—三四一 黃巢之亂流竄經過圖

附圖九—三四二 黃巢圍陳州及其滅亡經過圖

第九冊 索引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九冊

第十二卷 唐代（下）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張柬之推翻武后，擁中宗復位，其事已詳見前章。但中宗復位後，未幾復有武三思之復起與韋后之亂政，及韋后伏誅，繼又有太平公主之謀亂，是爲唐自武后以來，相繼而起之禍亂。茲略述其事如左：

武三思復起：神龍元年（西元七〇五）正月，中宗復位，二月復唐國號，並立妃韋氏爲皇后。韋后京兆萬年人，祖弘表，貞觀中曹王府典軍，父玄眞（光宅元年，西元六八四年爲武后所貶，見前章）。中宗在東宮時，被選爲太子妃。嗣聖初年，中宗卽位立爲皇后。中宗被武后遷移房陵時，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其時中宗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由於韋后與同憂患，故中宗嘗與后私誓曰：「異日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爲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彥範上表諫，不聽。（見新唐書卷七十六韋皇后傳）

張柬之等誅張易之兄弟之時，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指武三思者）；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柬之等曰：「大事已定，彼猶機上肉耳，夫何能爲？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桓彥範等（柬之、敬暉、彥範等，爲推翻武后之主要人物，詳見前章）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亦不聽。中宗女安樂公主（遷房陵時，韋后於途中所產，中宗愛之特甚。）適三思子崇訓。又有上官婉兒者，辯慧善屬文，明習吏事，武后甚愛之。自聖曆以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中宗卽位，又使專掌制命，而益委任之，拜爲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荐三思

於韋后，引入禁中，中宗遂與三思圖議政事，於是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中宗又使韋后與三思博戲，自居旁爲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屢諫不聽，此爲同年二月之事也。（通鑑唐紀二十四）

中宗又數微服幸武三思第，監察御史崔皎密疏諫曰：「國命初復，則天皇帝在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輕有外遊，不察豫旦之禍。」中宗又洩之，三思之黨切齒。同年二月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右散騎常侍安定王武攸暨爲司徒。三思等固辭，乃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五月，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鄭普思（此人乃一術士，與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爲中宗所重）等十六人，皆爲立功之人，賜以鐵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爲「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故，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是理。願陛下爲社稷計，順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中宗不許。由是敬暉等畏三思之讒，乃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伺其動靜，湜見中宗親三思而忌暉等，卻悉以暉等之謀告三思，而反爲三思所用，三思引爲中書舍人。（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唐紀二十四）

是月，前殿中侍御史鄭愔私謁三思，獻除張柬之等之策。愔先諂事二張，二張敗貶宣州司士參軍，又坐贓亡入東都，因私於三思。愔初見三思，哭甚哀，旣而大笑。三思素貴重，甚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五人謂中書令張柬之、同三品袁恕己、內史崔玄暉、納言敬暉、桓彥範），膽略過人，廢太后（武后）如反掌。大王自視勢位與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非盡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意。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而宴然尙自以爲泰山之安，此愔所以爲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計，遂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於是，

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中宗信之。三思等因爲中宗畫策，不若封敬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重功臣，內實奪其權柄。中宗以爲然，卽於是月（神龍元年五月）以侍中齊公敬暉爲平陽王，桓彥範爲扶陽王，中書令漢陽公張柬之爲漢陽王，南陽公袁恕己爲南陽王，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博陵公崔玄暉爲博陵王。參知政事，賜金帛鞍馬，令朝朔望。又賜彥範姓韋氏，與皇后同籍。尋又以玄暉檢校益州長史，知都督事，又改梁州刺史。（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唐紀二十四）

三思旣去張柬之等之政柄，卽會百官復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前爲張柬之等所逐者復之，於是大權盡歸於三思矣。

是時上官婕妤，勸韋后襲則天故事，改易制度，以取時望，制皆許之。尋又制降諸武，梁王三思爲德靜王，定王攸暨爲樂壽王（降爲縣王也），河內王懿宗等十二人皆降爲公，以厭人心。

神龍二年（是年十月中宗遷還西京長安），武三思以敬暉、袁恕己、桓彥範尙在京師（張柬之已於上年表請歸襄州養疾），忌之，是年閏正月，出爲滑、名、豫三州刺史。尋三思與韋后又日夜譖敬暉等不已，三月復遠遷暉爲朗州刺史，崔玄暉爲均州刺史，桓彥範爲亳州刺史，袁恕己爲郢州刺史。與暉等同立功者，皆以爲黨與坐貶。三思又惡黃門侍郎宋璟，四月出璟檢校貝州刺史。蓋處士韋月將上書告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中宗命斬月將，而璟不奉詔也。五月，武三思遂使鄭愔告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暉等，與光祿卿駙馬都尉王同皎通謀（同皎疾三思與韋后所爲，已於同年三月，以潛結壯士，謀殺三思，廢韋后之罪，坐斬），貶暉爲崖州司馬，彥範瀧州司馬，柬之新州司馬，恕己竇州司馬，玄暉白州司馬，並員外置仍長任，盡削勳封。七月，武三思又陰令人疏韋后

穢行，勝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中宗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因奏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暉使人爲之，並云雖言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三思又使安樂公主譖之於內。乃長流暉於瓊州（今海南島定安縣），彥範於讓州（今廣西上思縣南），柬之於瀧州（今廣東羅定縣東），恕己於環州（今廣西思恩縣），玄暉於古州（今廣西懷遠縣），子弟年十六以上，皆流嶺外。三思又諷太子重俊（本月立爲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中宗以暉等掌賜鐵券，許以不死，不許。中書舍人崔湜說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爲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思遂遣大理正周利詣嶺外，比至，柬之、玄暉已死，遂誅殺彥範、敬暉、恕己等而還。（新唐書卷九十九崔湜傳）

武三思已誅敬暉等，而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太府卿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柬皆爲三思羽翼，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僕丞李俊、光祿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皆爲三思耳目，於是三思權傾人主矣。是時，安樂公主亦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爲制敕，擁其文，令中宗署之。中宗竟不視笑而從之。由於中宗之昏庸，遂種下宮廷爾後禍亂之源。

景龍元年（西元七〇七），韋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重俊乃後宮所生），惡之，而武三思尤忌太子。安樂公主與駙馬左衛將軍武崇訓且常陵侮太子，或呼爲奴。崇訓又教公主言於中宗，請廢太子，立己爲皇太女。由是太子積不能平，乃於同年七月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大將軍李思沖、李承況、獨孤緯，沙叱忠義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於其第，及其親黨十餘人。中宗避難於玄武門樓，旋即命羽林飛騎討平之。殺李多祚等，太子重俊亦死焉。

當右臺大夫蘇珣治太子重俊之黨時，因有引相王（即睿宗）者。珣密爲之申理，中宗乃不問。但自是安樂公主及

兵部尚書宗楚客，日夜謀譖相王，又使侍御史冉祖雍等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請收付制獄。中宗乃召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鞠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爲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累日不食，此海內所知。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遂寢其事。然而新禍機又自此而潛伏矣。蓋韋后一派，與太平公主一派之鬭爭，又從此而日亟也。（見新唐書卷一二三蕭至忠傳）

韋后之變：武三思雖死，但三思之背景爲韋后，故其禍亂猶未已也。至景龍二年（西元七〇八），安樂公主等驕橫甚已，其同黨皇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婕妤沛母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女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等，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賂，雖屠沽奴婢，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封官。錢三萬，則度爲僧尼。上官婕妤及後宮，多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爲勢傾內多，宰相以下，多出其門，與長樂公主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中宗與韋后公主又多營佛寺，左拾遺辛替否上疏，以爲「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充於錫，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或涉膏腴之地。……公主陛下之愛女，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翻福爲禍。何者？竭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已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雪荐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飢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修文館直學士起居舍人武平一亦上表諫，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見新唐書卷一一八辛替否傳）

至景龍三年，太平，安樂二公主，遂各樹朋黨，更相譖毀，中宗始患之，而問策於武平一曰：「比聞內外親貴，多不輯睦，以何法和之？」平一以爲宜斥逐姦險讒諂之人，抑慈存嚴，示以知禁，中宗不能用。可知中宗此時爲